

康田生三十岁死了女人，把那个在他家小厦屋里出出进进了五年，已经和简陋破烂的庄稼院融为一体，的苦命人送进黄土，康田生觉得在这个虽然穷困却无比温暖的小院里，一天也得不下去了。

陈忠实

小说自选集

忠实◎著

名|家|自|选|文|库

隽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陈忠实著.—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3

ISBN 978-7-5104-3749-6

I.①陈… II.①陈… III.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308020号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

作 者：陈忠实

责任编辑：赵 涛 张杰楠

排版设计：刘 杰 于超英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 行 部：(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 编 室：(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 刷：廊坊市华北石油华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80千字

印 张：20.25

版 次：2013年3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3749-6

定 价：2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Contents

目录

001	第一刀
011	信 任
019	七 爷
032	心事重重
041	猪的喜剧
054	石头记
065	枣林曲
074	早 晨
079	尤代表轶事
093	蚕 儿
100	榔子老太
164	康家小院
207	初 夏

第一刀



—

把两个副业组相继送出冯家滩，新任队长冯豹子腾出手来，按照队委会的计划，立即实施对三队生产管理制度的改革。一天也不敢拖延！阳坡上的麦苗已经泛了绿，时令眨眼就到春分了。

首先要改的，是鱼池、猪场、磨房、菜园以及“三叉机”（手扶拖拉机）的生产管理制度。这些单人单项活路，多年来社员意见最大，而又莫可奈何：一来是因为单人独立的特定劳动环境，干部不可能跟着监督，干不干全凭良心；二来是能干这几种优越的工种的人，在冯家滩总是和大、小队的干部有着某种关系，大都有一定的来路，所以，干部历来也不管。社员只能在闲出时撂几句杂话，“工分窝”，“敬老院”，说过也就过去了。

豹子和副队长牛娃分了工，分别先找这些人谈谈新的管理办法。俩人商量好谈话的原则：讲清新的管理办法，能接受，愿意干，欢迎继续干；不接受，不愿意干，绝不勉强，队里另外寻人。

豹子和牛娃商量分工谈话对象，商量到最后一个——鱼池的管理人冯景荣老汉时，俩人都瞅着对方，不说话，都希望对方能承担起来。

豹子心里作难：冯景荣老汉是他二爸，自己亲门本族里的人，反倒难说话。

牛娃说：“那老汉说话难听得很。我脾气又不好，三句话说崩了，不好收场。那是你二爸，对你说话，他总得拣拣字眼……”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豹子笑笑，就这么定了。他心里有句话没说出口：二爸对当了七年兵而没有穿上四个兜的穷侄儿，说话比对旁人更尖

刻。和牛娃分手以后，豹子下河滩来了。

晌午的太阳已经很有热力，自流渠上沿的背阴处，尽管还有一坨一坨残雪夹在枯草上，而河堤上杨树和柳树织成的林带，已经现出一抹淡淡的鹅黄，春风毕竟吹到小河了。

豹子心劲很高，给自来水公司挖管道和到货运站装卸货物的两个副业组总算开工了。如果不出啥大问题，预计的收入是可以指望的。一般不会出现啥大问题。他心里踏实，副队长带着副业队，甭看年龄只有二十，他性格好，忍性大，甚至比豹子本人还要柔顺。这样的人出门，是令人心地踏实的呢！

走过几步已经解冻的稻田，自流渠的进水口旁边，就是三队那个永不产鱼的鱼池了。干枯的三菱草、长虫草长得半人高，莠满了池沿儿，偶尔能看见几尾杂鱼在被阳光晒热了的水面上摆动。

人呢？管理鱼池的他的二爸呢？不见踪影。豹子走上河堤，一眼就瞅见，在防洪坝的向阳面，坐着一个人，旁边的草滩上，有两只羊在啃着干草。那坐着晒太阳兼放羊的人，肯定是二爸了。小伙子心里不由地蹿起一股火来，大步走去。

二

二爸睡得很舒坦。他坐在一块平整的河石上，背靠着大坝的石墩，脊背后和屁股下，垫靠着防洪时遗弃的烂稻草苫子。温柔的阳光抚平了老汉冬季里冻皱了的脸，眼睛安然地合闭着，修剪得很整齐的一溜短髭颏耷得老高，显示着熟睡者灵醒时那种根深蒂固的自信和优越的神气，轻匀的鼾气从围在毛领当中的脖颈里涌起，通过薄薄的嘴唇放出来。沙地上走路没有声响，豹子走到二爸跟前，仍然没有惊醒这位酣睡的长者。那两只大奶羊，在荒草滩上啃嚼着刚刚冒出地皮的野苜蓿、刺蓟等早发的春草。

豹子想，怎么叫醒二爸呢？二爸是三队里少数几个家境优裕的长者中最好的一个，大儿子大学毕业，分到西藏搞地质勘探，工资高，又很孝顺。经常有令左邻右舍羡慕的汇款单由乡邮员送到家里来。老汉经常在地头矜持地夸耀儿子的来信：“回回来信都有一句，要保护身体，不要做重活！”可是老汉在三队里的乡性并不好。他对不能经常孝顺他的二儿子（那是个因为负担重、拖累大，而经常买不起盐和醋的农民），现在连话都不说了，比和乡邻的关系还僵。至于对扛了七年机枪而没有穿上四个兜

的侄儿冯豹子，老汉压根儿就没放在眼里。文不成，武不就，最终归宿到冯家滩来抢锄头的年轻人，那是生就的庄稼坯子！顶没出息的人！

还是得叫醒他。要不，谁知他一觉要睡到什么时辰呢？豹子想：不管二爸为人如何，也不管人家怎么看待他，他现在管不了这些，也改变不了二爸几十年来的脾性。但是，二爸春天睡在这里晒暖暖，夏天躺在树荫下乘凉而争取生产队劳动日的现状是坚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改变管理办法，要使各种脾性的人，先进的或落后的，有良心的或没良心的，德性高的或德性低的，勤的或懒的，都统统纳进新的管理制度当中来，动起来！干起来！再不能半死不活地瘫痪下去了！

“二爸——”豹子坐下来，很有礼貌地叫。

老汉睁开眼，并不以为难堪，很自然地吟出一句：“噢！是豹娃。”一边揉着被太阳晒得发红的眼睛，一边扭头看看沙滩上的那两只羊，然后回过头，慢悠悠地在皮袄口袋里摸出烟袋来。

“鱼池现在还有鱼没？”豹子随随便便问。

“没有鱼，我看守啥哩？”二爸冷冷地顶。

“大约有多少？”

“我也没下水数过！”

嗨呀，厉害！豹子被二爸顶得一时反不上话来。就凭这两句，二爸把任何一任企图过问鱼池管理状况的队长都碰得开不了口，而稳稳地坐在河边逍遥了六七年。原因呢？无非是二老汉的哥哥——豹子的亲爸，是党支部书记罢了。不看僧面看佛面，队长能避开支部书记而独立存在吗？

“有也好，没也好，过去的事了。”豹子放松口气，缓和一下气氛，“我今日来，想给你说，鱼池的管理，要改变法程。”

二老汉睁着警惕的眼睛，狐疑地瞅着豹子。

“包产。”豹子说，“超产奖励，减产……”

“减产扣罚我知道！”不等豹子说完，二爸就抢上话，冷冷地说，“我不干了，省得你给我头上挽笼套。”

二爸给豹子个下马威，揽不起。豹子忍着心火，说：“那好，你不干，那就省得我说了。”说罢，站起身来，准备走了。

“冯家门里出了你这个圣人！”二爸一见豹子要走，忽地跳起来，变了脸，“刚一上任，先在我头上开刀，真有本事！”

豹子有点始料不及，一看二爸闹事的架势，一下懵了。他解释说：“二爸，你看，猪场、磨房、菜园，都要搞包产，咋能是对你开刀？”

“我早知道，有人气不平！”二爸喊说，“我不想受你的奖，也不想受你的罚！谁想在我头上拧螺丝，看把他的手窝了去！”

“没有人想整人。”豹子说，“你不管鱼池，没人强迫你。大田生产也要实行成本核算责任制。不操心、不出力的工分是不好挣了——”

“我不挣你那工分！”二爸声粗气壮，“我离了那几个烂工分，照样穿皮袄，抽卷烟，吃饭！”

豹子憋得耳朵都要炸了。二爸这种以富压贫的欺人的口气，太残火了！想到自己刚上任，万事开头难，一气之下吵起来，会叫众人笑话的。势利而尖刻的二爸顾什么呢？

“那好！我另找人。”豹子说着，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转身，“其实，你平心静气想想，包产以后，队里能增加收入，你也能增加收入。你再想想，到明天晌午开社员会之前，你要是愿意，还能成……”

豹子说罢，扯开腿走了，背后传来二爸尖酸的嘲弄侄子的声音。

三

经过不知多少回修修补补，村东头的这座“善庄庙”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了。古老的琉璃筒瓦中，掺杂着机械压制烘烧的红色机瓦，几根粗电线从山墙上穿壁而进，门里传出箩筐有节奏的呱嗒声。

豹子走到门口，管电磨的磨工冯得宽，正把一斗加工着的麦子倒进去。豹子摇摇手，冯得宽点点头，把磨口的螺丝拧紧，就从磨台上跳下来。俩人走到一棵桑树下，电磨的声响不再震耳了。

看着得宽不住地扑闪着大眼，豹子开门见山提出关于电磨管理的意见，免得这个老诚人费心疑猜：“得宽哥，咱们今年想对电磨的管理变个法程。”

“嗯！”得宽紧盯着他。那意思准是：怎么变呢？有利于他挣工分吗？眼神严肃极了。

“按实际加工粮食的数字计工。”豹子说，“磨多少斤一工分，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问题不大，队里不会亏待我。”实诚人很豁达，随后问，“白天黑夜磨下的都算数吗？”

“都算。”豹子很干脆，“那都是你劳动应得的。”

“那要是没人磨面时，我到队里上工行不？”

“欢迎。”

“好!”老诚人脸上露出开心的喜悦之情,“我欢迎队上这办法。”

“那就这样了。”豹子说完,站起身。

“不要着急走哇,兄弟!”得宽拉住豹子的衣袖,有点为难地开了口,“豹子兄弟,让俺锁锁他妈管电磨,行不?”

豹子没料到,一点也没料到,得宽会提出让他婆娘管电磨的事,不好开口。

“她跟我这几年学会了,管起来没麻达!”得宽说,“我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就是她代我磨面。”

豹子忽然想:让得宽嫂子管电磨,倒是把得宽这个硬扎劳力解放出来了。出去了两个副业组,男劳力,特别是中年男劳力显得缺了,正好呀!在他高兴地这样盘算的当儿,老诚人却以为豹子不肯答应,诚恳地解释着让女人替他管磨子的原因:

“好我的兄弟哩!我上有二老,七十多了;下有三个娃娃,正上学;都靠我跟你嫂子下苦哩!每年的工分也倒不少,日子过得稀汤烂,工分不值钱嘛!说句丢脸话,两个老人,连一副寿材都没备下,万一……唉!娃娃上学,看见人家娃穿着塑料凉鞋,回家向我要,两三块钱的事,咱给娃买不起,还打娃屁股……”

老诚人眼里有泪花花在渗出来,声音发颤了,耿直而又热心肠的边防军的机枪班长——新任队长冯豹子,不敢看这位同辈老哥困顿愧疚的眼睛,也不忍心看他那强壮的体魄因伤心而颤动。此刻,年轻的队长把自己复员回来未婚妻变心的不愉快忘得干干净净了,只有对中年长兄的同情和怜悯。

“唉唉唉!不怕你兄弟笑话,俺爸七十几岁了,甭说吃啥穿啥,老人烟包包装的,是干棉花叶子……”老诚人双手捂住脸,指缝间流下一串串泪水珠儿。

豹子咬着牙,让即将溢出眼眶的泪水倒流回去,一股咸涩的液体从喉咙流进肚里去了。他说:“得宽哥,你的主意好。咱正缺劳力呢!”

得宽扬起头:“我不怕出力!只要咱的老人和娃娃能跟旁人的老人和娃娃一样,我挣断筋骨都愿意。”

“得宽哥,你的情况我知道。”豹子说。

“唉!这样好。这样就好了!”得宽由衷地感叹,“电磨刚买回来那二年,就是按实际磨面的斤数计工,多劳多得。那年来了工作组,人家说我

多挣了工分，是暴发户！好老天爷，比别人一年多挣一百来个劳动日，价值只有三五十块钱，能暴发多大？那还是咱没黑没明磨面挣下的……”

“不说了，得宽哥！”豹子劝，“就这么办了。”

“好好好！兄弟，你好好给咱三队扑腾，我帮你嫂子把电磨管好，让社员满意！”老诚人心实口直，自愿作保证，“你指到哪，我打到哪，咱有的是力气！”

豹子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转身就走。

四

豹子回家来吃午饭，在街门口，看见二爸从门楼下出来。他自然收住脚，给气冲冲的二爸让开路，礼让长辈先出门。二爸背着手，长驱直出，连正眼瞅侄儿一眼也不瞅，走进街巷里去了。

豹子当下产生了一种猜测：二爸给父亲告状来了。

他听人议论，二爸在鱼池混工分，图逍遥的这多年里，某一年新任队长被社员的呼声所激愤，作出撤换二老汉的决定。二爸找过当支书的父亲，父亲又去找队长“做工作”……之后，二爸仍然逍遥在鱼池边的柳林中，社员干瞪眼瞅去！现在，又是来搬驾了吧？

母亲把饭菜端出小灶房，摆到里屋中的方桌上，父亲已经坐在那里了。

豹子在父亲对面坐下，大老碗里盛的是黄玉米糝子，搪瓷碟子里装着去年初冬窝下的酸菜。自从去年秋天收下玉米，一直到今年农历五月收下新麦，这一年当中的八个月里，冯家滩社员一日三餐，就是喝玉米糝子。有人说“以玉米为纲”，更有人编出顺口溜来：“早饭喝糝糝，午饭糝糝喝，晚饭是玉米把皮脱。”而不买高价粮，能把糝糝喝到接上新麦的人家，就是令众人羡慕的优裕户了。

豹子不能对这种单调的饭食表示异议。一旦有不满意的情绪，爸爸就开始忆苦思甜，说在军队上给他把嘴惯得太馋了。

爸爸喝起饭来，声音很响，很长，像扯布。豹子刚端起碗，爸爸就停下筷子，问：“听说你要把猪场、鱼池下放给私人？”

“没有。”豹子说，“只是改变一下管理办法，猪场和鱼池都是队有的。”

“还不是把猫叫成咪吗？”

“包产，生产责任制，联产计酬。名字由人去叫好了。”豹子说，“关键是要调动起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儿来。”

“你不能再等一等吗？”爸爸的口气倒是商量的，真诚的。

“这个‘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爸。”豹子说，“干活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己多出一点力。吃饭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个少吃了一勺子！就是社员说的，灵人把笨人教灵了，懒汉把勤人教懒了！二十多年了，为啥大家都看见这样的管理制度混不下去，可又不能改变一下？”

爸爸苦笑一下，说：“我眼也没瞎！七一年我在冯家滩推行了定额管理，热火了两年，批孔那年，我就成了冯家滩的孔老二……”

“那你现在就该干了。”豹子表示理解父亲的难处，“现在形势好了嘛！”

“哼！”父亲冷漠地笑笑，“我想等全社都搞起来了，冯家滩再跟上搞。”

“那你等吧！”豹子说，“三队不等了。”

沉默。两股像扯布一样的喝玉米糝的声音，在方桌的这边和那边，此起彼伏，交替进行。

“就说我二爸管的鱼池吧！”豹子不能沉默，又引起话头，“我查了查账，七年里，队里给鱼池投放的鱼苗儿花了五百多块，喂鱼的麸皮成万斤，他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个劳动日，按三毛算又是一百多块，七年就七百块，可是生产了多少鱼呢？除了送人情的没法计算以外，累年的实际收入不过三百元！”

爸爸脸上很平静，表现他并不是不了解这种状况，只是无奈罢了。他说：“还是再等等。万事甭出头，枪打出头鸟。你二爸的事，我给他刚才说了，日后学勤快点儿。”

豹子想，二爸果然是“奏本”来了。未等他开口，一直恪守不干预朝政的母亲在旁边插上话：“老二也太懒咧！懒得看不过眼！社员骂他，咱耳朵都发烧！叫我说，你就不该理识他！”

爸爸轻轻唤了一声，对于这位不争气的亲兄弟的行为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豹子笑着对母亲说：“管理办法有漏洞，把勤人放在那里，两年也就学懒了，何况二爸……”

“搞包产好。”爸爸平心静气说，“我当了二十多年干部，还分辨不

来吗？”

“那就好。”豹子说，很高兴在这一点上，和父亲取得的一致。

“我看还是等等好。”父亲终于悄悄儿说出他的担心来，挺神秘，“听说县上和地委意见不统一，所以至今没有个定着。”

“让他们继续讨论好了。”豹子嘲笑地说，“那些至今把赘瘤当做神圣的优越性的官老爷，如果给他们停发工资，让他到冯家滩来挣一挣三毛钱的劳动日，吃一吃一日三餐的玉米糝加酸菜，再尝尝得宽他爸装在烟锅里的烂棉花叶子——烟草专家至今还没发现的新烟草的滋味，这个争论就该结束了……”

爸爸停下筷子，放下碗，没有再进行忆苦思甜的意思，长长吁出一口气，庄重地瞅着儿子。

“我一天也不等，爸爸。”豹子说，“对鱼场、猪场等生产管理方法的改变，这是割去赘瘤的头一刀，大田生产，紧接着也要搞责任制，还有第二刀、第三刀……”

五

按照事先的约定，豹子和牛娃今晚在豹子住的厦屋碰头，交换各自分头工作的情况。

牛娃进来了，从他兴奋的脸上豹子就看到了成果，放了心。

牛娃一进门，用力把手从上劈下，眉飞色舞：“没问题，都接受了新管理办法！”

豹子听着，心里好畅快啊！瞧着和自己同年生的二牛，幼时割草念书形影不离的伙伴，耳前已经有发达的鬓毛窜到下颌上头来了。二十六七岁了，还是光杆一条！这样壮实而又耿直的小伙子，在小河两岸稠密的乡村里，却找不下一个对象，全是一个穷字！托人从商洛山区订下（实际是买下）一个姑娘，花费了一千多块，只见了一面，介绍人把姑娘引着跑了，至今连个人影也寻不见——上了“人贩子”的当了！他对改革冯家滩三队要死不活的现状的那种急切心理，比对渴望异性更强烈！

“豹子！菜园俩老汉，对咱的新规程，双手欢迎！猪场的冯来生，也欢迎，只是提出一条，要求把猪场东边那片荒地让他开了，作为饲料地……我看能成，反正那地荒着。他种点黑豆、苜蓿喂猪，可以降低成本……”

“给他!”豹子说,“开了那片荒地,给队里喂猪,这有什么问题呢!降低成本,对他有利,对队里更有利!”

“我看,明天可以开社员会宣布了!”牛娃说,“只是你二爸一个人不接受,无关大局。想吃这碗菜的,有的是人。他二老汉甬胡拧刺!”

“对!”豹子很鼓舞,“现在,咱俩把具体的方案再斟酌一下,明天就要拿出去……”

这当儿,门里悄没声儿地走进一位老年妇人来。豹子一拧回头,噢,是二娘啊,豹子赶紧从凳子上站起,让二娘坐。二娘是个贤明而温和的长辈,豹子很尊重她的。

二娘手扣着手,拘谨地搭在胸前,顺炕站着,有点不好意思地瞅瞅豹子,又瞅瞅牛娃,终于选择好开口的词句:“你俩娃正忙工作,我只说一句话就走。你二爸……让我给你回句话,说他愿意按新法程……管鱼池。”

豹子笑了,和蔼地对二娘说:“那就好么!”

牛娃和婶婶耍笑,带着挖苦:“二婶,我不同意。二叔早起话说绝了啊,怎么这会儿又‘爬后墙’?”

“你甬和那个老二杆子计较。”二娘笑着回话,“那老二杆子一辈子说话不让人,把人伤完了。”

“不行!”牛娃继续逗二娘,“让二叔自己来说。”

“算咧!”二娘乞求。

“不行!”牛娃更强硬。

“那……那我去叫他!整整他那个瞎脾气……也该!”二娘很认真,转身就要出门。

牛娃突然爆发出一声大笑,拉住婶子,按她坐在炕沿上,说:“好二婶,我和你说句耍话。你说了就对咧!”

二娘虽然受了牛娃的耍笑,反倒放心地笑了。

“你倒是说说,二叔怎么又接受了‘包产’办法呢?”牛娃问,“他不是吹说不想挣这烂工分吗?”

“听他胡吹!”二娘一下上了气,“成天写信给娃要钱!娃在西藏也有一大家子人口,吃用又贵,整得娃的日子也紧紧巴巴……”

“二叔那人,自己手里有了俩馍,就在叫花子面前晃呢!”牛娃挖苦说,“要是咱的劳动日价值今年长到一块,看他在三队还晃得起来?”

豹子一直插不上话,面前是贤明的长辈二娘呀。他怕二牛图了一时痛快,无节制地继续说下去,伤了老人的感情,总不好咯!他扶着二娘的胳膊

膊，说：“你给二爸说，行了。”就送她出了门。

俩人重新坐下，豹子深情地瞅着二牛。

二牛不好意思了，瞪起眼：“你瞅我，认不得我吗？”

豹子会心一笑：“你是个大学问家呢！”

二牛倒忸怩起来：“你怎么也学会酿制人了？”

“不是。”豹子挺认真，“你刚才点破了一条真理！”

“啥？”牛娃子一听，自己也吃惊了。

“你说，‘要是咱的劳动日价值长到一块，俺二爸手里那俩馍，就在穷人面前晃不成了！’这很对！对极了！”豹子说，“咱们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大伙从贫穷中解放出来，再甭因穷困愁眉结肠了！让社员腰硬起来，腰粗气壮地活人！”

牛娃听了，眼里射出异样的光芒，笑着说：“我居然说出了一条真理！我是块正经料啊！可惜！可惜！可惜没有一个姑娘认得咱这块料……哈哈……”

豹子也哈哈笑了，重重地在牛娃坚实的肩头砸了一拳：“说正经事吧！”

1980年10月

信 任



一

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旮旯拐角。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份、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

据在出事的现场——打井工地——的目睹者说，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碴闹下的。几天来，罗虎和几个四清运动挨过整的干部的子弟，漂凉带刺，一应一和，挖苦臭骂那些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与过四清运动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明明能听出来这些话的味道，仍然忍耐着，一句不吭，只顾埋头干活。这天晌午，井场休息的时光，罗虎一伙骂得更厉害了，粗俗的污秽的话语不堪入耳！大顺臊红着脸，实在受不住，出来说话了：“你们这是骂谁啊？”

“谁四清运动害人就骂谁！”罗虎站起来说。

大顺气得呼呼儿喘气，说不出话。

罗虎大步走到大顺当面，更加露骨地指着大顺臊红的脸挑逗说：“谁脸发烧就骂谁！”

“太不讲理咧！”大顺说，“野蛮——”

大顺一句话没说完，罗虎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在大顺的胸口上。大顺被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站住脚后，扑了上来，俩人扭打在一起。和罗虎一起寻衅闹事的青年一拥而上，表面上装作劝解，实际是拉偏架。大队长的儿子四龙，紧紧抱住大顺的右胳膊，又一个青年架住大顺的左胳膊，一任罗虎拳打脚踢，直到大顺的脸上哗的蹿下一股血来，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事件，目睹者看得太明显了。

一时间，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人，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

二

春天雨后的傍晚，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块块云彩悠然漫浮；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散发着阵阵清香。在坡下沟口的麦茬红薯地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

突然，罗坤的女人失急慌忙地颠上塬坎，颤着声喊：“快！不得了……了……”

罗坤喝住牛，插了犁，跑上前。

“惹下大……祸咧……”

罗坤脸色大变：“啥事？快说！”

“咱三娃和大顺……打捶，顺娃……没气……咧……”

“现时咋样？”

“拉到医院去咧……还不知……”

“啊……”

罗坤像挨了一闷棍，脑子嗡嗡作响，他把鞭子往地头一插，下了塬坎，朝河滩的打井工地走去，衣褂的襟角，擦得齐腰高的麦叶刷刷作响。

打井工地上，木柱、皮绳，镢、锨胡乱丢在地上，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这是殴斗过的迹象。打井工地空无一人，井架悄然撑立在高空。

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罗坤转到对面一看，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上打扑克哩。

罗坤盯着儿子：“你和大顺打架来？”

儿子应道：“嗯！”

罗坤问：“他欺负你来？”

儿子不在乎：“没有。”

“那为啥打架？”

于是，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倒是敢作敢当。

罗坤的脸铁青，听完儿子的述说，冷笑着说：“是你寻大顺的事，图出气！”

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翻了翻眼睛，没有吭声，算是默认。那神色告诉所有人，他不怕。

罗坤又问：“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

“没！”儿子说，“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我这阵不怕他咧！他……”

罗坤再也忍不住，听到这儿，一扬手，那张结满茧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

“啪！”

儿子朝后打个闪腰，把头扭到一边去。

罗坤转过身，大步走出井场，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

这一架打得糟糕！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罗坤背着手，在绣着青草的路上走着，烦躁的心情急忙稳定不下来。

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在四清运动中，是工作组依靠的人物，在给罗坤补划地主成份问题上，盖有他的大印。在罗坤被专政的十多年里，他怨恨过梦田老汉：你和我一块耍着长大，一块逃壮丁，一块搞土改，一块办农业社，你不明白我罗坤是啥样儿人吗？你怎么能在那些由胡乱捏造的证明材料上盖下你的大印呢？这样想着，他连梦田老汉的嘴也不想招了。有时候又一想，四清运动工作组那个厉害的架势，倒有几个人顶住了？他又原谅梦田老汉了。怨恨也罢，原谅也罢，他过的是一种被专政的日子，用不着和梦田老汉打什么交道。今年春天，他的问题终于平反了，恢复了党籍，支部改选，党员们一口腔又把他拥到罗村大队最高的领导位置上，他流了眼泪……

他想找梦田老汉谈谈，一直没谈成。倔得出奇的梦田老汉执意回避和他说话。前不久，他曾找到老汉的门下，梦田婆娘推说老汉不在而谢绝了。不仅老贫协对他怀有戒心，那些四清运动中在工作组“引导”下对干部提过意见的人，都对重新上台的干部怀有戒心。党支书罗坤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件事。想想吧，人心不齐，你防我，我防你，怎么搞生产？怎么实现机械化？正当他为罗村的这种复杂关系伤脑筋的时候，他的儿子又给他闯下这样的祸事……